德蔭堂集

德蔭堂集卷十一

長白阿克敦撰　　曾孫那彦成校刻

餘集

恭和

御製秋夜泛湖賦唐文皇爽氣澄蘭沼之句得詩五首原韻

雨餘溽暑收

上苑延新爽長空淨宿雲愛此新秋象烟輕抹翠嵐露重圍高掌平湖水月光天地一俯仰岸柳尚青青晚蟬聲不旣雙槳蕩荷香紅塵今猶

末林蟄絶纖埃亘夜欣堪貴持以豁襟懷山川饒
佳氣
向夕露華澄悠然入望疑波光明似鏡月色冷於
氷放棹前無際怡情逈不勝地當人境遠蓬島杳
難登
暮靄一時霽舟行過淺灘凉風吹極浦夜氣襲幽
蘭景在寰中見心從物外觀
聖情應有寄不是漫追歡
四野徧嘉禾乘時泛芳沼商飈大火流星躔易分
秒碧宇照空明烟波淸未了

睿藻憶前規天中月皎皎

清潭應制

宿雨全收拂曉晴碧泓新漲更涵清波分天外雲光沒影帶洲邊草色明傍水亭臺交暑却隔溪荷芰遠香生翠華臨處塵埃淨自有淵源愜聖情

賦得河源飛鳥外

赤阪新通道黃河舊有源朝宗歸渤澥疏派自崑崙果否通銀漢依稀問火敦飛時鴻不度尋去馬

應煩俊鶻排風勢盤鵰沒草痕天低惟斷影地潤更荒原投筆心仍壯乘槎路尚存當年持虎節曾憶下西蕃

湯山應制

六軍嚴衛抱珠旛雉尾雞翹罨畫看先向
璇宮迎寶仗還從
甲帳發雕鞍靈砂不獨
皇情豫玉醴惟承
母后歡星列勾陳槍壘肅月移行漏幔城寒麒麟罽厚風霜薄鸂鶒杯深雨露寬路繞青山龍暖水

陽春

膺藻和應難

盤山應制

翠黛絙連勢若盤瑤林琪樹望中看雲深薊嶺宸遊壯候入秦正瑞氣蟠碧蘚霜開迴輦路丹楓霞映泛觴湍田鋪白玉粱初積臺築黃金菊未乾奏合鸞皇鳴曲澗旂交龍虎出層巒侍臣愧乏相如賦惟聽衢歌擊壤歡

湯山壱蹕作

貞符占水德地軸湧溫湯路繞黃花塞池開白玉塘燭龍藏暖窟珠燧起榮光差覺焦溪近誰云黍谷涼

慈宮臨寶幄

帝輦駐繚牆濯垢神清靄蠲煩思發揚會心濠濮境投足閬瀛鄉厭浥沾翔泳恩私竭頌颺

扈從盤山有作

斗杓臨亥建

日馭更西巡黍谷回部律崆峒訪道人

濯龍仙苑曙翠鳳羽旂新冰甃池皆玉霜含樹作

銀雷轟巖谷籟雪灑屬車塵石徑迎珠履層巒藉翠茵堯樽開下土禹食遍羣臣歲晚天行吉羣瞻宇宙春

温泉隨輦敬賦二首

玉竇瓊沙淑氣催春回温谷翠華來歌傳鄰鳳靈旗滿水暖飛龍秘殿開沍節凝霜猶剩菊嚴寒釀雪正迎梅桃花水色蘭花臭此日宸遊亦壯哉

熯爐佳會
賜袍時土德靈長水德滋乍見雲腴飛玉髓旋看
陽燧熠瑤池離宮不改茨階舊馳道初經彩仗移
共沐恩波承
聖澤欣瞻游泳綴風詩
賦得玉池荷葉正田田三首
長贏節候暑方交賴有清池葉漸添圓葢乍翻朝
露重修莖不動午風恬板橋影暗青連藻水榭凉
生綠上簾更待採蓮人進艇嫩紅相間手纖纖
蚪滴銅壺晝漏添池荷坐對意俱恬如盤却受仙

漿滿似扇堪移暑氣炎綠洗池中翻暮雨清餘水面漾新蟾風來莫漫輕搖動野鷺沙鷗夢正甜

瀲灩池光景物兼田田一帶却忘炎跡枝乍定微風過密葉平鋪曉露霑翠羽翩躚栖欲穩朱鱗游泳影知潛閒中那得清如許爲咏新荷韻一拈

恭和

御製喜雨二首

好雨乘時漾細流霑濡大地自浮游已知宵潤驅煩暑更喜朝晴事綠疇四野方勤三夏日一人能釋萬民愁

天心從此通
宸慮百爾臣工敢怠修
聖歲情殷在
帝廷仰瞻
宵旰刻無寧偶因亢烈傷農事却有甘霖効地靈
歡戴
聖慈沾渥澤
恩深虔禱薦明馨於今可必秋成象禾黍芃芃入
眼青

瀛臺侍宴恭和

御製原韻四首

鳳籥鸞聲簇曉珂需雲良會泰交和香分蟾窟餘
金粟
恩溢鴛聯飽玉禾花萼方陪瑤水宴衣冠咸仰
翠華過
澤綿
祖武沾濡遍嶺手同賡天保歌

萬頃黃雲五穗稠高秋秘苑露華浮虞韶雅樂天
邊奏禹甸恩波海外流菊蕊迎風芬
御座蘆花颭雪引仙舟千官抃舞

宸遊豫快覩
龍章在上頭
露浥瑤林積翠娟卿雲瑞繞御爐烟秋來壽色明
仙佩苑外天香襲綺筵
黼座樂聞金鏡錄
湛恩親奉玉杯傳一堂喜氣昇平日巷舞塗謳祝
萬年
式燕情殷
鳳蹕留
主恩稠疊總難酬殫心報稱慚無地拜手嘉祥幸

有秋宴鎬人傳摛藻句登瀛路羡釣鰲鈎須知萬
寳豐盈後是處三山並十洲

壽某公

稱觴自古重期頤况是衣冠際

盛時

御藻輝煌開壽域一朝簪笏集堦墀

曾襄大禮行東魯更扈征旗越北邊功業成來歸
里後

湛恩汪濊紀瑤編

恭和

御製喜雨

驕陽騁姿威雨微暑難却綠野待沾濡禾苗恐稺弱憫農廑

聖懷一日幾詳度亢旱雖未甚亦頗慮焦灼求言及時政大廷共參酌愷悌契穹蒼解澤雷雨作旱魃立驅除無復肆厥惡沛然遍郊坰汨汨流坑壑天地自氤氳空寘勢盤礴如飲瓊玉漿如獲醫王藥從此卜有秋西成倍收穫頓釋

黼座憂行見田家樂歌咏慶豐年相將紀時若豳風足繪圖雅頌期商搉永懷無逸篇廟堂罕閼畧

始知求莫心翁受同虛箭以此布膏施何難遍六幕
帝德戴高深仰承愧孱薄
秋日瀛臺
命大臣及內廷翰林等三十八人用李嶠侍宴甘露殿詩爲韻得紗字
天庥登萬寶
帝澤徧臣家瑶水筵方啟瀛洲路豈賒鶴觴催酌醴鳳吹應鳴葭
層藻雲爭彩

恩光日並華盤孟思稼穡筐篚念桑麻旣醉遲歸院金蓮籠碧紗

闈中述懷次韻

隔斷重門鎖苑深鑑衡負愧獨沉吟三年藜火猶如昨二月東風已到今豈有文章能報國敢移桃李自欺心涓埃欲盡微臣力燭影晨光共討尋

賦得俗尚非交讓官箴之協恭應制

俗尚歸和睦官箴貴志同郊圻興禮樂廊廟劾忱衷欲返浮華習思收贊理功治安心未足萬古仰高穹

春雨恭和

御製

乘時好雨潤春荄遠近田疇一孔皆綠野無邊雲
靉靆蒼黎有喜氣和諧遥知蔀屋倉箱慶豈獨芳
辰景物佳一自圜壇祈穀後先憂應釋
聖人懷

京兆秋闈和諸城總憲韻四首

紫泥封啟拜
天書受
命先將萬慮除千古論文歸大雅一時褎事集華

裾香飄雲外秋風裏雨過籬邊暮靄餘寂寂處堂
人靜後就中消息更何如
搜奇未暇問清尊學古誰能破舊籓竈火茶烟遲
永晝秋光槐影隔重門空羣騏驥應殊種逝海波
濤自有源今日文章歸大手西臺氷鑑共春温
持衡虛步諸君後暮雨晨風院宇深領得箇中冬
至味自然物外有淸音巉巖欲剖空山玉冷落誰
尋碧海琴相對三旬吟未了秋蘭芳意矢堅金
老去淸班愧有聲寸心堪信不須盟但求至理無
今古肯向時流逐變更碧落晴開秋月皎青山遠

帶暮雲平當年記得經由處敢許今朝藻鑑精

詞

菩薩蠻

晚鴉如陣棲林木影搖新月當牕竹有恨句難成句成心自驚　篆烟何寂寞冷葉空庭落回首憶芳蹤蓬山路幾重

沁園春

冷雨纔收野風初勁秋塞添涼矢願從軍刻期除寇豈同逐鹿不是亡羊直搗伊犁銘功泰嶺便作長驅試馬塲君請看今番兵事蕩滌邊荒　男兒

爭戀家鄉卽大漠窮廬都有妨況匣裏光寒能增
壯志林中翠老可照征裳絳闕名仙皇州下客此
日歡呼共一方只難和陽春調古却少愁腸

又

節過中秋早霜頻降笳動邊城賴
廟算無遺會通西域金戈遙指朗照長庚鞬櫜環
身旌旗布野一任溪山滿目清不須歎入歌塞曲
雁度歸聲　夕陽牧馬長鳴總忘却當時也授經
忽紙上流雲天孫織錦調中白雪子晉吹笙萬里
青霄千峰空籟水月相涵夜色明休題起我少年

風味何事關情

元孫容照安恩校字

德蔭堂集卷十二

長白阿克敦撰　　曾孫那彥成校刻

奏

到廣東任奏

竊臣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到廣東省城即准將軍臣李杕差員賫送

勅印臣隨於七月初一日署理任事李杕亦於初一日起身回京臣先於途間聞得有人欲俟臣到時呈保李杕在街市上傳單約人及臣到任之日兵民俱感服

皇上威德遠近寂然從前雖有傳單之舉究無一
人具呈攀留臣到任之初卽向旗員營弁宣布
聖主養育之恩
朝廷法紀之重嚴行訓誡莫不俯首感悟共禀
國典其附省百姓業已帖然安靜且年豐米賤人
人樂業可以無煩
聖慮至生事棍徒借端喧鬧惡習斷不可滋長
欽差臣塞楞額已於七月初四日到省臣與楊文
乾卽遵
旨會審俟審得確供定擬另奏外謹此奏聞

參劾陳良弼藍鳳奏

竊查粵省山海交錯所在險要而瀕海一帶自廣海寨而東歷香山虎門以至平海碣石惠來等處外海內河盜賊出没不時全賴左翼碣石二鎮總兵官正己率下訓練巡防方能緝盜安民臣到廣以來聞得碣石總兵官陳良弼秉心貪黷凡有漁船出口俱勒陋規撥换巡防拔補亦多索取惡蹟彰著左翼總兵官藍鳳年逾七十昏憒廢弛伊子一頂鄭紹祖兵名拔補把總一頂林茂兵名亦拔把總俱倚勢驕縱苦累兵丁似此劣員實不宜於

重鎮臣卽當題參但二鎮均係要地定例題參總兵卽應摘印誠恐
皇上簡用人員一時不能到廣有誤操防爲此繕
摺奏聞伏乞
皇上指示臣再具本題參庶要缺得人而海疆永
靜矣謹奏

緝獲李亞展等奏

竊查廣西梧州府蒼梧縣之苹荻山界連懷集賀二縣并廣東肇慶府之開建封川等處山路險峻出產礦砂上年有奸民李亞展潘十八等招集夥黨攜帶器械占住山口跟隨者不下千餘人官兵屢次驅逐而礦徒出沒無常經督臣孔毓珣將都司岳咨題參革職并檄行兩省通緝在案臣到任後卽嚴飭文武率兵搜捕隨據肇慶協副將李斯援差委弁目擒獲礦犯總理潘十八大旗手譚六等十四名暨旗鎗各械臣卽親訊押發廣西挍察

司收審其爲首李亞展脫逃未獲　臣復懸賞購緝
密飭各該地方官訪拏茲據高要縣知縣姜宏焯
於陽江縣地方拏獲李亞展解赴前來　臣復親訊
聽撫臣具題結案外查李亞展潘十八係偷挖芋
莢山礦砂之渠魁今兩犯先後就擒餘黨聞風遠
遁現今芋莢山場俱已肅清再廣省盜賊皆由積
年盜首蠱惑窮民每至聚黨刦掠若能獲其爲首
者餘黟不難解散加以文職力行保甲武職勤於
巡防則盜可弭而民可安矣　臣莅任之初卽督率
文武各員惟以弭盜安民爲首務經　臣訪實之積

盜十有餘人俱已陸續就獲訊明各歸本案現在

地方仰賴

皇上威德頗覺安靜謹此奏聞

敬陳開墾事宜奏

伏念

盛世戶口滋蕃惟墾荒可以足食欽奉

上諭令督撫悉心勸導實力遵行但粵東勸墾之條屢頒報墾之數無幾民多觀望不前者其故有四一由豪强之占奪一由胥吏之需索一由貲本之不敷一由土瘠而畏日後之陞科以上四條百姓之觀望不前者在此而所以勸導之方亦在此勸導之方有五一定疆界以絶爭端一禁需索以寛民力一借籽種以助農工一輕陞科以示優恤

一廣招徠以盡地利如此則民無覬望之心而報墾者自必接踵而至抑臣更有請者勸懲之法不可不講也其要有二一荒田既墾其利在民陞科之後倘遇歉收或避稅他往其責成則又在官故官之勸墾不力者職由於此今宜明示勸懲如州縣官能勸墾十頃以上者紀錄一次多者計算加級現任官能捐籽種牛具墾荒至三頃以上者紀錄一次多者計算加級倘勸墾不力廢厥職守即據實參處則官知勸懲矣一凡富厚有力之家率先遵奉以開墾之多寡分別獎勵如墾至一頃以

上諭該地方官給賞花紅二項以上給賞匾額五項

以上照終身力田老農例題請給與八九品頂戴

榮身則民知自奮矣臣查粤省在在俱有可耕之

土而惟惠高雷廉四府荒地更多復面令各知府

詳議隨據議覆前來與臣所見無異臣與署撫臣

常賚面商亦謂於地方有益謹繕摺具奏伏乞

勅下議覆施行

覆查土司事宜奏

竊查原任廣西撫臣韓良輔摺奏左右兩江土司事宜五條奉

硃批諭旨命將此摺亦密與臣看欽此臣將看過緣由奏明在案臣自署任以來細加訪察如奏摺內稱土龍州改設之二土巡檢趙墉趙陞不能撫綏土民或另擇賢能或竟改土為流等語查二巡檢係新經改設人雖庸懦無甚劣蹟其另擇賢能或竟改流之處似屬可緩又奏摺內稱改流之思明土州措置未當應盡革陋規清出地畝歸崇善

縣管轄等語查思明土州業經前署撫臣甘汝來
題明歸併思明同知專管未革陋規於被劾之太
平府知府王夢堯與吏目馬宗李互揭案內逐一
清查審結無庸置議又奏摺內歸順土知州岑佐
祚不能鈐束其下亦應改土爲流等語查土州先
因幼弱爲頭目所制今已長成業將土屬公田報
官完餉經督臣孔毓珣題准部覆現委員前往查
勘歸入賦額亦可無庸置議又奏摺內稱思明土
府屬之鄧橫等四寨環水植竹恃險拒捕等語查
鄧橫等四寨臣於新調太平府知府王國坦赴任

時面飭親往查勘茲據該府報稱竹巳砍完所藏
牌刀等械俱各繳出悔罪輸誠遞具不敢爲匪甘
結在案無庸再議又奏摺內稱西隆州惡目顏光
色西林縣惡目潘兒等屢屢仇殺抗不服拘等語
查潘兒巳經自行投首現在飭審其顏光色仍抗
拘不到近又劫殺弄忙者莫二二寨斷難姑寛據該
州通詳復准撫提二臣會商到臣巳酌撥兵役飭
令文武相機擒捕矣謹此奏聞

元孫容照[illegible]恩校字

德蔭堂集卷十三

長白阿克敦撰　　曾孫那彥成校刻

奏

初次使準噶爾奏

竊臣等於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至伊犂河十五里外苹桑特累吹那木喀巴圖孟克帶二十餘人前來接見據稱我等烏巴什知來使今日到此告知我等大人我等大人特令來接指引駐宿臣等至駐宿處問特累等我

大皇帝欲息兵事特遣我三人來此所降

諭旨何日交汝台吉汝等可回去告知於十二日
前來據特累等稱我噶爾丹策凌知使臣大人前
來請於明日領
旨但現在打仗之時非同往日
勅書不必來使親手交付有台吉座旁之人承接
以次遞送等語臣等卽言汝等旣因現在打仗卽
依汝等不必親手交給十三日特累來引臣等至
噶爾丹策凌處臣等恭捧
勅書交噶爾丹策凌近坐之人轉交受訖噶爾丹
策凌指西令坐臣等將

上賜緞疋并臣等通問贊禮交畢就座噶爾丹策

凌問來使何事至此臣等言我

聖上軫念羣生不忍復用兵戈欲使中外一體休

養此欽奉

諭旨前來之意也噶爾丹策凌言果因休養羣生

而來更有何說若似特累帶來

勅書尚多議論爭競也今據汝等口傳及與汝等

相見之人俱稱以息事而來俟我看過

勅書再令汝等來講噶爾丹策凌令人具茶果餅

餌臣等坐而致謝食畢即散十五日與噶爾丹策

淩相見噶爾丹策凌問班禪額爾德尼安否對以
安好又問今達賴喇嘛在何處臣等言今在裏塘
新蓋廟宇居住又曾差大人前往傳諭達賴喇嘛
或住裏塘或住西藏俱聽其便噶爾丹策凌又問
達賴喇嘛之父常受
恩典否臣等言達賴喇嘛之父加
恩封公不時受
恩噶爾丹策凌言我前日看過
勅書令汝等前來講今日汝等到此令梅綸章京
查爾呼齊二人前坐將新頒

勑旨及特畀帶來之
旨一一讀過再行分訴讀
勑旨內汝奏聞汝父亡故朕因召見特畀諭令將
羅卜藏丹津送還乃遲至二三年之久尚無音耗
是以令兩路派兵防範迨汝差特畀前來稱羅卜
藏丹津業已擒獻中途聞有兵來暫行拘候探信
朕又差大臣前往單營等候一節噶爾丹策凌言
特畀回來奏
大皇帝諭旨以羅卜藏丹津係惡人留在爾處無
益當即獻出我已遵

旨將羅卜藏丹津拏送實因中途聞有兵來是以停止察探信息特累以未年往以申年還何嘗有二三年之久等語臣等言此係言特累往還行期日久也又請

勅旨內因汝屢求恩鑒有興教化休養羣生之請是以特派使臣同特累前往與汝商議一切在巴里坤軍營等候彼時朕躬違和未見特累由部降旨遄發若因此有所疑難自應遣使奏請指示何得輕自興師汝若非有意弄兵固已早迎使臣面陳衷曲乃並不遣使轉無故趕去巴里坤軍營馬

匹牲畜是何意見一節噶爾丹策凌言我疑難之
處已向使臣告知並非擅欲起釁因從前特累帶
來
勅書內有此次非止取還羅卜藏丹津必須定明
地界始可從此完事并令往巴里坤迎接朕所遣
使臣當面言定具奏若不能敬謹遵行無庸來迎
使臣亦不必令特累再來我以使臣欲來即來並
無往迎之例是以未行迎接旣不能遵
旨奉行亦未遣特累發兵趕巴里坤馬匹駝隻等
語臣等問以雖無迎接使臣之例並已停止特累

前來但內地人豈無一二在此者可以遣往言明
疑難各事噶爾丹策零言我處之人其時爲內地
俘獲者則有之內地之人我處並無羈留者又讀
勅旨內兩路將帥以諸事畢備軍鋒銳利奏請長
驅並進朕特降旨停止朕爲天下大君以休養羣
生爲本豈以得準噶爾之地爲念即得汝等土地
人民亦何加於中土一節噶爾丹策零言兩路將
軍屢年進兵既未能取我準噶爾
大皇帝睿鑒停止伊等甚是兩路將軍若來兵力
自當甚盛及其時我等酌量情形可支則支難支

則遠避俟汝等人馬疲敝再行籌算但準噶爾彈丸小國能滅我等則已若其不能甚有關於
大國聲勢也臣等言我
聖主休育羣生特遣我等前來此實好生之
至德台吉但當言能從與否一言軍旅則我處可言者正多也噶爾丹策凌言
大皇帝興教休兵之旨我心實在悅從我之所以訴說者旣經停止使人來往又大兵尚在游牧處駐札忽用兵忽遍使我實在不能無疑至
大皇帝撤兵極是等語噶爾丹策凌又言

諭旨內汝能自知從前過失奉朕旨悅服遵行朕
定寬宥既往觀此則必我有不是始有寬宥之
旨從前我父亡故我遣特累告知反有兵來繼遣
特累請示大部反令我請封號所有屬下悉編旂
分佐領又傳
旨圖爾扈特所屬亦編旗分佐領另為部落丹津
拉布坦之子屬下舊戶查明送還再策凌端多布
等大台吉亦各令其別為部落管其奴僕此自我
祖父以來未從之事我豈能從我亦並無過失而
勑旨欲休兵寧人實為緊要我不勝悅服使者以

爲如何始能永遠和好等語臣等言果欲議永久和好當定疆界定疆界當在阿爾泰山梁始能永久噶爾丹策零言汝爲何不以杭藹爲界而以在我游牧中間之阿爾泰爲界斷不可行臣等言此事非創自今日汝老台吉時即已如此今日不過照從前議且已帶有圖來噶爾丹策零言既有圖改日帶來再議又問此外尚有事否臣等言

皇上聖旨噶爾丹策零從前曾言送出羅卜藏丹津今既罷兵必依前言送出此外別無他事噶爾丹策零言和議尚未定即有索取之人看來欲索

者亦多若果如此我亦有索取之人總之定疆界
索取羅卜藏丹津等事俟我商之諸親戚再定等
語本日議事噶爾丹策凌有不悅色臣等亦示怒
意而散十六日宰桑吹那木喀至臣等帳內稱噶
爾丹策凌言已恭閱
勅旨知因好事前來特遣我送羊隻口糧臣等於
閒談時言及昨日台吉問我等如何始能永久和
好我等因言不以阿爾泰山梁爲界恐不能經久
甫經言及台吉即艴然而怒以此一言而輒形喜
怒似與休養孳生之事未爲有益吹那木喀言我

們噶爾丹策凌乃設言比喻非言當以杭讓爲界也部文內令請封號編旗分佐領之處我台吉實在不悅臣等言部文如此非抑勒遵行正因汝老台吉時欲令喀爾喀青海仍行舊制又求阿爾泰以內之科布多烏蘭礴各地皆以必不可行之事爲請今此所以爲報也吹那木喀稱是旋即散去十九日吹那木喀來稱噶爾丹策凌因

勅旨已經議過今旣和好特請大臣等一飯臣等到彼敘談時噶爾丹策凌問京中大喇嘛如今有誰臣等告知章嘉胡圖克圖現在京師噶爾丹策

奏問章嘉胡圖克圖經典何如臣等言胡圖克圖
經典何如我等雖不能明悉但胡圖克圖在
御前引据經典言及身心性命
皇上每賞其夙慧噶爾丹策凌奏稱
康熙年間我等所遣喇嘛喀木札布吹木丕爾曾
受
恩眷至今感服今
大皇帝經典何如臣等對以
皇上深通經典多非尋常之所見其微言秘旨名
僧或不能領悟者繙繹請

示無不了然即行指示噶爾丹策淩問哲卜尊丹
巴胡圖克圖今居何處臣等言在多倫諾爾居住
二十八日吹那木喀前來令臣等帶圖往議臣等
到噶爾丹策淩處噶爾丹策淩看圖畢言欲以阿
爾泰山梁爲界決非出自
大皇帝聖旨若
大皇帝鑒知是處係我祖父以來駐居之游牧斷
不以此爲界此皆兩路大臣欲取我游牧因有此
說我今據情祈求
大皇帝臣等言

皇上聖旨原欲將阿爾泰以外之豪答里哈達清吉爾布拉清吉爾兩山坳作爲適中閒空之地汝等老台吉以爲將此兩山坳作爲閒空之地我游牧實屬逼窄是以未經畫定地界今將從前所求之地付與台吉而以阿爾泰山梁爲界如此則喀爾喀尼會特不相雜處可免鼠牙雀角之虞噶爾丹策凌言此非

大皇帝之旨若論舊日阿爾泰乃尼會特之游牧杭藹乃喀爾喀之游牧以阿爾泰山梁爲界我甚不願且以我祖父之游牧畫出爲界豈不令俄羅

斯回部班笑汞相通好亦不在於定界即如俄羅
斯又何嘗與我分定疆界亦相和好定界一事甚
小我差吹那木喀前往祈請
大皇帝一定恩鑒我意已定大人等亦當整理行
裝我令吹那木喀同往於正月初十間起身臣等
言台吉若云噶爾丹以前汝等或在阿爾泰游牧
若噶爾丹以後則汝等並未在阿爾泰游牧今但
當言噶爾丹以後之事不宜更言噶爾丹以前之
事況畫定疆界一事原始自老台吉之請從前使
者衆佛保來議以阿爾泰山梁為界汝老台吉言

故諺曾有喀爾喀厄魯特以杭藹爲綱領以哲爾
格西拉爲會盟之地以哈濟爾處索里齊之言然
不過稱述原委非欲以之爭執因欲將和通鄂博
至烏蘭烏蘇以及噶斯口俱依來圖定界懇將索
爾郭嶺以下直至科布多河之呼孫托回從托爾
多回庫庫山陰至唐努山陰之哈拉巴爾圖克爲
界衆佛保尙執兩山均不允汝老合吉因將呼孫
托回等處牽連具奏噶爾丹策凌言我父所求者
哲爾格西拉等處非以呼孫托回爲界也若以阿
爾泰山梁爲界我心以爲不然臣等言汝老合吉

懇求呼孫托回托爾多回哈拉巴爾圖克等處原
奏尚存如此猶未准行台吉乃言阿爾蔡爲厄魯
特之游牧杭龍爲喀爾喀之游牧耶噶爾丹策凌
言我並非言當以杭藹爲界原因阿爾泰係我游
牧之地若在山梁分界則已取其中矣我是以不
願還求大人等在
皇上前助我使人具奏臣等言此來所議之事俱
尚未成豈能助台吉在
皇上前懇求即向我等同事大人言之亦不准行
也噶爾丹策凌言大人何以言事尚未成今罷兵

休育孳生大事已成矣臣等言我
皇上息兵休養之
旨台吉既言悅服此一事定矣定疆界送出羅卜
藏丹津兩事願得台吉一言回奏
聖上噶爾丹策零言我祖父之游牧作爲疆界我
心不願羅卜藏丹津送與不送今尚未可言俟和
定後再議自古無羈留使人之理從前汝處曾將
特累之人羈留三名今吹那木喀前往任從汝等
將伊輩留住假若將汝三人留住是何道理臣等
言原無羈留使人之事特累前留跟役三人令其

貿易又以肅州地小一時貨物難銷帶往西安蘭
州等處售賣而特累從別道馳驛是以未能同回
嗣後汝等有兵來寇巴里坤自不便遣還噶爾丹
策凌言從前即使不便汝等此次何不帶來臣等
言此三人不服水土陸續病故矣噶爾丹策凌言
即說殺之可也臣等言
天朝仁厚爲心戰陣時擒拏者例尙不殺此三人
何罪而誅之噶爾丹策凌稱是二十九日噶爾丹
策凌差宰桑烏巴什鄂爾哲鄂羅什虎特累巴圖
孟克來稱噶爾丹策凌所言阿爾泰爲厄魯特之

游牧杭藹爲喀爾喀之游牧不過言談非欲以杭
藹爲界噶爾丹策凌之意以厄魯特不得逾阿爾
泰山梁喀爾喀不得過哲爾格西拉呼魯蘇將其
間置爲空地臣等言果如此議近於成矣今將
皇上恩旨諭汝從前
諭旨內作爲空地之兩山坳今已不作閒空置之
但以阿爾泰山梁爲界厄魯特不得逾阿爾泰山
梁喀爾喀不得過爾等老台吉所請之科布多呼
孫托回托多爾回庫庫山陰唐努山陰之哈拉巴
爾圖克其間但准少許人捕牲我等與俄羅斯定

界其閒亦有閒置之地最爲得宜孳桑烏巴什言
汝等喀爾喀游牧不過呼孫托回其間空閒之地
僅一二日路程尙覺太近可令伊等游牧再加移
遠並須指明地名臣等言
皇上聖旨令以阿爾泰山梁爲界以呼孫托回等
處爲閒置之地令兩處人捕牲此外無
旨豈可擅易孳桑烏巴什言從前和好亦如此戰
爭亦如此今以抑勒强取我之土地土地是我身
命動兵卽便動兵此事斷然不可臣等言
大皇帝息兵休養羣生之

旨汝合吉心悅誠服烏巴什汝何等人乃欲動兵

且動兵卽動兵夫誰阻汝烏巴什等不答散去三

十日吹那木喀前來臣等向言昨日烏巴什言噶

爾丹策凌之意因尼魯特不逾阿爾泰山梁欲令

喀爾喀自呼孫托回閒置之地再加遠移並指定

地名我等告以不曾奉

旨不可便議伊卽言動兵便動兵如此定界斷然

不可甚屬不合吹那木喀卽稱烏巴什實屬亂道

且噶爾丹策凌日前言詞和順並未有乖戾之語

非不欲送出羅卜藏丹津俟我同大人等前往大

事定後卽行送出不知已省識否臣等言汝係奉
使之人卽當與台吉議明定界將羅卜藏丹津早
行送出始與事有益汝等不定疆界不將羅卜藏
丹津送出但固執遠年舊地具奏未見其可汝雖
去何益噶爾丹名爲汝老台吉之叔實係仇讐噶
爾丹若爲汝老台吉所滅不獨舊地卽查布喀額
克阿拉爾亦在所當言也我
朝殄滅噶爾丹取其土地汝等何得索取吹那木
喀言我噶爾丹策凌求
大皇帝恩鑒賞給誠爲受恩不賞亦豈敢爭執噶

爾丹策凌原欲遵
旨奉行此內別有緣由密爲告知大人如稍漏洩
則我難保首領矣我等議事人不能無疑者若依
此定界喀爾喀可來科布多呼孫托回游牧歸化
城之人可來建造城郭墻垣則準噶爾豈敢復至
阿爾泰山梁游牧所以奏請起自克木克木齊克
由哲爾革西拉呼祿蘇一帶直下作爲閒空之地
總之大人等言與意見相同者謹以聞於噶爾丹
策凌再來回覆次日烏巴什前來把酒自認所言
動兵之失初五日噶爾丹策凌親來送別因將其

奏摺告知臣等臣等言
皇上息兵休養羣生之
旨台吉旣已心悅誠服罷兵一事畢矣定疆界送
出羅卜藏丹津二事未知作何定奪噶爾丹策凌
言以阿爾泰山梁爲界空置呼孫托回我意尙有
不願而此閒置空地之外使者又以未奉
諭旨不可擅議此處不便定界今遣吹那木喀同
去懇求自哲爾革西拉呼祿蘇等處一直向南作
爲空閒地面至羅卜藏丹津在我原係無用事成
後亦易商量臣等言若奏請哲爾革西拉呼祿蘇

於事又遠矣噶爾丹策凌言奏請已定大人此去

好爲之幸成我事以慰我心臣等言所議二事俱

未能成回京之日非但不能於

聖主前奏請卽向同事大人言之亦不見允豈可

在台吉處虛徇情面言已而散謹將臣等議論情

形繕摺具奏伏祈

聖鑒謹奏

元孫容 照安 恩 校字

德蔭堂集卷十四

長白阿克敦撰　　曾孫那彥成校刻

奏

再使準噶爾奏

竊臣等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由塔米爾軍營起身五月三十日至愛拉克臺噶爾丹策凌使人達什來稱今日已入我地卡倫現派守卡之德木齊伺候大人前往我先將

大皇帝所降

諭旨及大人此來之故告知噶爾丹策凌達什去

後六月二十日行駐齋爾空桑烏勒木濟博霍爾岱來迎稱噶爾丹策凌現駐特克斯達什等以十二日到噶爾丹策凌即遣我等前來迎接并照應馬駝等語二十七日至博羅他拉更換駝馬七月初四日至伊犁河南之阿拉克山口烏勒木濟博霍爾岱言去歲額默根來噶爾丹策凌告以阿爾泰係厄魯特之游牧杭藹乃蒙古之游牧阿爾泰山梁所設卡倫應行撤回今大人此來不知仍似從前抑或另有他議若似從前實屬空來無益 臣等言噶爾丹策凌奏摺內並無此語當達什面奏

時
皇上已將卡倫斷不可撤之處明白降
諭矣此次原因噶爾丹策凌所奏恭順近於成事
聖主是以特差我等到此若於教化休養之事無
益實屬空來烏勒木濟等言此非我等當議之事
不過閒談論及也初六日至特克斯二十里外宰
桑哈柳來迎言烏勒木濟言大人今日可到遣我
等來指引住處臣等問哈柳汝台吉何日領
旨哈柳言今去告知我等大人初九日哈柳來引
臣等至噶爾丹策凌處臣等齎捧

聖旨交噶爾丹策零畢續將
御賜緞疋額駙書贄緞疋暨臣等贄禮緞疋各交
畢就座噶爾丹策凌敘寒暄甚久嗣向臣等言
諭旨尚未曾看俟有相商之處再請會議臣等亦
言俟看過
旨意時再來說話十二日哈柳引臣等至噶爾丹
策凌處復敘寒暄畢向臣等言今日特請大人一
飯若有面商事件再行商議臣等告知諸事俱在
勅書內我等並無另行商議之事台吉若有所問
我等再行告知十八日至噶爾丹策凌處噶爾丹

策凌屏人密問有面商事否臣等言並無口傳之
旨因此次台吉所奏畫定疆界倘爲有理所以
聖主遣我等前來問明地名以便定界噶爾丹策
凌言定界一事我今亦不顧各執各地反生枝節
以惧好事如果和好亦不在定界也臣等言
聖主所以定疆界者原因如此可以永久不然近
邊之人倘有鼠牙雀角豈不有碍於和好耶噶爾
丹策凌言若果
大皇帝心堅我心亦堅近邊人豈敢生事即偶有
小事何妨若立意不堅定界何用我之百姓我嚴

約束

大皇帝亦降旨禁止有何不可　臣等對以此係

聖旨誰敢違背况定界言明某處不可逾某處不

可到庶幾衆人知所遵依若不定界何以指示衆

人衆人作何規準噶爾丹策凌言我原在阿爾泰

山陰游牧後因動兵移於額爾齊斯西里博羅他

拉又因喀狹直至哈薩克布魯特交界游牧緣我

馬匹牲口最關緊要若游牧地方稍與牲畜無益

何以為生今既必欲定界我意何必逾索爾瑚嶺

我之百姓只在原住之烏客齊博東齊沿阿爾泰

山陽游牧亦無不可至汝處之人不越何地臣等
言近議以阿爾泰山梁為界兩處一例閒置空地
又因台吉具奏游牧窄狹經
皇上施恩免閒置山陽一帶台吉果能遵
旨定界我處之人斷不逾越奏
旨閒置之呼孫托回噶爾丹策凌言呼孫托回去
阿爾泰甚近今喀爾喀游牧邊界現至何處臣等
言喀爾喀游牧邊界在札布堪去呼孫托回甚遠
噶爾丹策凌言使者係因卡倫疆界二事來否臣
等言汝奏摺內並未言及卡倫

皇上亦不曾令我等議及係因定界一事至此噶

爾丹策凌又言汝處卡倫今設何處臣等言此皆

汝等所知在來路相對博爾濟等處噶爾丹策凌

言卡倫設於博爾濟正如建瓴屋宇之上下處者

安乎今我若在哈薩克圖設卡瞭望汝處人將何

如也但軍興之際自應如此安設今旣和好何必

如此防禦臣等言自康熙年間以來安設已久必

不可撤況每卡不過二三十人並非游牧此卡倫

數百里以內始爲家卡倫家卡倫內始係游牧相

隔甚遠且每處有

皇上侍衛喀爾喀台吉帶領居住何致違禁私越
毫無可慮我
聖主軫念羣生降
旨罷息征戰豈復輕出無名之師卡倫之撤不撤
並無關係噶爾丹策零言凡事皆起於細故似此
小事何必拘執臣等言台吉以爲凡事皆起於細
故所言甚是我等亦視卡倫爲小事如果打仗之
卡倫或遠或近並無定所今此常設之卡倫不過
以爲門戶譏察出入而已我等亦以爲台吉何必
拘執噶爾丹策零言爾等以爲此係舊時所設卡

倫不可移動倘被我所屬人逐去亦不好聽既相
和好何妨稍爲移動　臣等言若在交鋒之際搶奪
卡倫另自有說今因和好而議必準情理卽如台
吉因游牧狹小求將山陽住居之厄魯特山陰駐
居之烏梁海奏請照舊游牧
皇上卽已洞鑒台吉之不便令我處所不便撤之
卡倫台吉乃必求撤去豈爲合理噶爾丹策凌言放
卡倫自當沿邊安置豈可在我邊上安設汝等係
大國之人一到小國遂爾逞强致詞譬之在牛鼻
上以拳穿孔豈有此理　臣等言安設卡倫與定疆

界空閒地並無關涉奉
旨前來凡事皆依理斟酌合宜而言豈有逞強之
理今將卡倫不便改撤之故告知台吉何謂逞強
噶爾丹策凌言疆界卡倫等地
大皇帝並未親臨皆額駙根等從愿內地大臣具
奏以致
大皇帝如此臣額駙根言安設卡倫之地載在冊
籍
大皇帝無有不知其必不可撤之處係奉
諭旨遵行豈能妄奏至我等奉使之人但願與事

有益何所慫恿噶爾丹策凌言勿因小事致稽大
事大人等宜悉心籌畫我等亦商議後再來會議
八月初四日噶爾丹策凌令烏勒木濟來請臣頟
默根瑪濟蘭往見噶爾丹策凌言汝二人雖係
大皇帝使臣兼帶撤成王書齎前來想撤成王應
有交汝等口傳之語臣等言我等出京請示撤成
王王言所有言詞俱已告知達什併於書中寫明
此外別無交汝等之語噶爾丹策凌言我問大人
等安設卡倫為何豈將我作敵人瞭望汝大人們
說過並非如瞭望敵人不過以為門戶譏察出入

此說是否 臣 額默根答云是噶爾丹策𡎺又言我等尼會特游牧沿阿爾泰山陰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大人曾言過可否 臣 額默根答以曾言過不必空閒阿爾泰山陰並未言烏容齊博東齊作為游牧噶爾丹策𡎺言阿爾泰既不必閒空我即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是布顏圖之卡倫居我背後何以相安 臣 額默根答以此卡倫始自康熙年間載在史冊其不可撤之故

大皇帝已詳明降

旨諭知使人達什而我等大人亦告知台吉矣自

我設卡倫以來汝等何時曾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噶爾丹策凌言汝卡倫載在史冊與我無涉從前因議定界致生枝節我是以不顧定界而且汝等欲自當黍爾阿爾泰山梁以至索爾郭爲界既多紆迴且阿爾泰山陰皆屬汝等矣豈可行耶若欲定界在厄魯特喀爾喀游牧兩處適中之地爲界此外汝等再放卡倫爲是額默根言卡倫載在冊籍在台吉則可言無涉我等豈敢如此言哉且天朝與俄羅斯定界從前所設卡倫何嘗撤回噶爾丹策凌言汝等欲於相近處放卡倫得非有增

算之意臣額默根言若有此心

大皇帝即不令撤兵矣既已降

旨何肯反覆台吉不必生疑其定界之事台吉乃

應遵

旨定擬爲妥噶爾丹策凌言大人等回時將我意

奏請是否可行在

大皇帝睿鑒初十日博霍爾岱至臣等帳內言大

人將此事辦成聲名甚好臣等言噶爾丹策凌果

能遵

聖旨畫定疆界以成此事實於羣生有益豈獨奉

使之人聲名甚好各國聞之於台吉聲名亦最好也博霍爾岱言大人若不因卡倫小事固執事尚可議臣等對以卡倫誠屬小事然安設年久斷不可撤初次見汝台吉議定疆界時曾言何必過索爾弼嶺言及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者不過藉以見我等卡倫之近也汝台吉所奏尼會特游牧照前存留喀爾喀即駐現在所居之地彼此不相牽連其語具在今來議定疆界乃欲在從未游牧之烏容齊博東齊忽欲游牧所奏不符似與大事遠矣博霍爾岱言我等見大人等與噶爾丹策凌議

事噶爾丹策凌所言與事相近何反言遠況
大皇帝之旨准厄魯特在阿爾泰山陽游牧我等
遵
旨在阿爾泰山陽之烏容齊博東齊游牧有何不
可臣等言
聖旨令山陽之厄魯特不必遷移者係指索爾弼
以上並不指烏容齊博東齊也博霍爾岱言烏容
齊博東齊實在我山陽之地臣等言汝台吉戶中
雖云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實在未必也不過因
游牧之邊與我卡倫相近恐於卡倫內伏兵暗算

耳

聖主因養育羣生罷兵之

旨昭如日月斷不出無名之師何必多此疑慮博

霍爾岱言大人見噶爾丹策凌時再議可也十三

日噶爾丹策凌差宰桑哈柳鄂羅什虎博霍爾岱

來稱我噶爾丹策凌原不欲定界因

大皇帝

聖旨必須定界始與和好有益今厄魯特不得逾

阿爾泰山梁自哈拉巴爾圖克至薩克賴烏蘭古

木額克阿拉爾南巴爾會克烏薩克嶺一直爲界

我厄魯特沿山陽游牧喀爾喀照舊在查布堪游
牧不相違碍仍使哈柳往奏
大皇帝　臣等言如此則仍似前遣吹那木喀奏請
以哲爾革西拉爲界兩處一體空置閒地之說前
因如此具奏特降
旨罷遣使人此次因汝台吉遣使至撤成王處求
撤成王轉奏
皇上因台吉所奏近於成事始令我等前來追與
台吉面議即有原不情願之言今又如此牽連於
定界之事遠矣如果不可我等即將不可之處回

去具奏汝等使人前往非我等所當干預鄂爾哲鄂羅什虎言從前吹那木喀求以哲爾革西拉呼祿蘇爲界兩處之地一律空閒未經准行是實今所議之額克阿拉爾等處與哲爾革西拉呼祿蘇無涉或以薩克賴烏蘭古木稍覺偏內卽不必議及其地事之可否議而後知未議何以卽言不可臣等言我等因議事而來豈有不議之事卽今喀爾喀雖在查布堪一帶游牧而家卡倫在哈薩克圖等處汝等今言額克阿拉爾不謂額克阿拉爾之水卽流入查布堪其間甚近再烏薩克嶺在哈

密城之後豈可爲界汝等係將不可行之事牽入
相議也鄂爾哲鄂羅什虎言我等並非欲以查布
堪爲界哈薩克圖之家卡倫亦不必遷移惟將哈
拉巴爾祿克直向南巴爾齊克此間偏外之卡倫
略有移動耳臣等言
皇上業已明降
聖旨不留餘地至於共議大事必當盡釋疑惑即
遵
旨自克木克木齊克上阿爾泰山梁沿索爾畢流
出之布爾汗河源在哈布他克拜他克中間之烏

爾烏蘇羅布諾爾至噶斯口為界空置哈拉巴爾祿克呼孫托回哲爾革西拉即可議成鄂爾哲鄂羅什虎言共議定界彼此牽引原屬無益我噶爾丹策淩之意亦上合

大皇帝之旨惟因呼孫托回離阿爾泰甚近今我烏梁海在科布多呼孫托回等處過冬汝博爾濟之卡倫不必遷移惟求在呼孫托回以外額克阿拉爾以內酌量一直於烏薩克嶺為界臣等言汝等烏梁海從前何嘗在科布多呼孫托回游牧不過我大兵撤後在彼捕牲而已豈可言在呼孫托

回游牧乎再空置之地兩處俱不得取並無關係噶爾丹策淩何事固執耶鄂爾哲鄂羅什虎言大人以爲烏薩克嶺離哈密甚近則烏蘭烏蘇何以空置臣等言烏薩克嶺近於哈密若以烏蘭烏蘇爲界我等之人不過原設卡倫之葵塞圖山汝之人不得逾伊犁巴爾霍沙商議空閒其地尚可鄂爾哲鄂羅什虎言烏薩克嶺等處容易商議臣等言昨日與汝台吉議事汝台吉曾言欲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烏容齊博東齊最險最狹豈可游牧此亦藉以言我卡倫當撤也此地今如何議鄂爾

哲鄂羅什虎言
大皇帝軫念厄魯特令在山陽游牧大人等何以
反言不可臣等言旣遵
旨在阿爾泰山陽游牧自應從索爾弼以上花額
爾齊斯哈拉額爾齊斯烏龍歸河邊地俱寬濶何
以奉入烏客齊博東齊從前我之遊兵尙逾烏容
齊博東齊以至布爾汗察汗托回等處今旣定界
和好自後游騎前往出哨倘可不可在彼游牧哈
柳言攻擊時汝等游騎至我界內出哨我之遊騎
亦在汝界內出哨今旣和好自無此例汝博爾濟

卡倫既不撤卽不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再
大皇帝有旨不必移山陰之烏梁海撤成王書內
言兩處烏梁海當定界呼孫托回與烏梁海甚近
今噶爾丹策凌欲遣哈柳同大人等往求
大皇帝再向呼孫托回以內指地定界臣等言免
汝等山陰烏梁海遷移之
旨乃指山陰吹等處我等雖未見撤成王之書大
概係言沙弼那山梁兩邊之烏梁海不宜彼此雜
處然烏梁海何足道哉我之烏梁海駐在卡倫以
外但各自嚴加約束毋致妄爲卽可無事哈柳言

大人所議甚是但兩邊烏梁海現相雜處尚需定界方妥我噶爾丹策凌二定奏請十四日噶爾丹策凌差哈柳鄂爾哲鄂羅什虎烏勒木濟博霍爾岱等來稱昨所議之言俱告知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言大人論事往往言彼事必如此此事必如此抑勒議行不知彼此從長商議乃可成也豈宜各執一偏是以噶爾丹策凌仍欲自哈拉巴爾祿克額克阿拉爾直至南巴爾會克為界臣等言台吉之言極是議事正不可固執一偏即如噶爾丹策凌求山陽之厄會特照舊游牧山陰之烏梁

海免其遷移具奏

皇上卽邀恩鑒乃奉

旨所議之事噶爾丹策凌竟謂不可豈非彼事必如此此事必如此固執一偏乎我等何嘗有所固執哈柳言非敢固執實因呼孫托回離烏梁海甚近噶爾丹策凌今遣人往求在呼孫托回以內定界又問呼孫托回以內之卡倫今設何處臣等告知呼孫托回以內之卡倫現設托爾霍布彥圖等處去呼孫托回甚遠哈柳言汝等但議呼孫托回何不在額克阿拉爾直指一處也臣等言噶爾丹

策凌所以欲在額克阿拉爾一直定界者乃欲籠
統言之移我布彥圖一帶之卡倫也
大皇帝恩旨免汝山陰烏梁海遷移反議移我舊
設之卡倫如此則使人非因定界而來竟係移卡
倫而來矣哈柳等無言以對久之故示和好問敘
而散九月初五日博霍爾岱至臣等帳內言大人
等到此日久回去時正值嚴冬臣等言至此已經
兩月與噶爾丹策凌議事之後已隔五十餘日未
曾見面事之可否不妨實言之何必作難博霍爾
岱言大人但不固執呼孫托回事早成矣臣等言

呼孫托回並無關係汝等必執此而議者豈以空
置呼孫托回恐將來在科布多漸次添設城垣因
此致疑乎不知旣定界和好家卡倫亦不逾游牧
之邊也且商議大事不解釋疑惑何以成事博霍
爾岱稱是初六日噶爾丹策凌遣宰桑哈柳鄂爾
哲鄂羅什虎烏勒木濟博霍爾岱來問 臣 等大人
等曾言呼孫托回無甚關係所以固執不肯者莫
非恐在科布多游牧生疑否 臣 等言是烏勒木濟
言撤成王書內言必不在科布多進兵大人等亦
曾言及今固執呼孫托回不撤卡倫想進至科布

爹仍欲用兵我噶爾丹策㔄實不能無疑大人旣
已知之何以使我不疑臣等言呼孫托回乃奉
旨空閒之地卡倫不可撤之故已詳細降
旨諭達什矣我等亦盡情告汝台吉卽如汝處烏
梁海現在山後天朝尚且不疑何況空閒之地乎
自當遵
皇上罷兵之旨盡釋疑心我等安能使汝等無疑
耶烏勒木濟言我知噶爾丹策㔄原不願定界從
前因定界致起兵釁今來定界固執呼孫托回嗣
後在托爾霍等處添設城郭陸續駐兵反不如不

定界矣口角間兼有不悅之意臣等言定疆乃永
固和好之道若不情願即遵罷兵之
旨各守其地有何不可烏勒木濟言既如此即罷
議定界臣等因不與再言逾時鄂爾哲鄂羅什虎
言議事各懷疑惑何以能成因將我等疑心之處
告知大人但不知事成後大人等能保必不在科
布多城漸次添兵游牧乎臣等對以可保且言
聖主因教化休養而罷兵何事更籍科布多城駐
兵乎喀爾喀游牧之邊奉
旨指定即家卡倫亦不敢越必無越出卡倫在空

置地方游牧之理若有此事詭稱無之將來何以爲信是欲修好而反致違碍也汝等不必疑心鄂爾哲鄂羅什虎等甚喜言旣如此事可成矣今噶爾丹策凌之意欲北自哈拉巴爾祿克沿薩克賴爲蘭古木額克阿拉爾直至南巴爾僧克烏薩克嶺爲界遣哈柳前往奏請托爾霍布彥圖等處卡倫稍爲移動在額克阿拉爾安設或照舊安設俱可　臣等言卡倫之不可撤業已降

旨汝等又求額克阿拉爾恐於事無益鄂爾哲鄂羅什虎言大人等阻我等奏請乎　臣等言豈有阻

止奏請之理但牽引不可行之事我等亦不肯應
承且
皇上所降
諭旨甚明可行之事自然允行不可行之事任汝
奏請亦必不准汝等亦當知之鄂爾哲鄂羅什虎
言是我等告知噶爾丹策淩定奪十一日噶爾丹
策淩遣筆桑哈柳鄂爾哲鄂羅什虎庫隆額烏勒
木濟博霍爾岱烏巴什綽諾至臣等帳內言噶爾
丹策淩令我們將奏
大皇帝奏摺念與大人等聽念畢大約前半係稱

奉

旨令山陽之厄魯特照舊游牧山陰之烏梁海免其遷移於事有益遣使到此不勝欣悅續言厄魯特游牧不逾阿爾泰山梁自托爾霍布顏圖白爾齊爾南至博爾濟昂吉爾圖烏薩克嶺噶克察沙拉北向由孫多爾庫奎托爾多回庫奎哈爾奇拉哈拉巴爾祿克為界喀爾喀游牧不逾查布堪等處末言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欲往西藏致送布彥

臣等言汝台吉此奏業已定耶抑尚須商議耶鄂爾哲鄂羅什虎言如此奏定矣大人若有說亦可

相商臣等言看台吉此奏與連日所言迥異於事
遠矣前吹那木喀二次奏請以哲爾革西拉為界
兩處均置空閒之地
聖主已明降
諭旨今仍出一轍何以具奏鄂爾哲鄂羅什虎言
托爾霍布彥圖等處與哲爾革西拉呼魯蘇無涉
大人何以言與吹那木喀二次所奏相同我噶爾
丹策凌之意以不逾阿爾泰山梁即係遵
旨大人等以為如何方可臣等言汝等但言不逾
阿爾泰山梁並不指為定界而於奉

旨閒置呼孫托回之外多爲牽引反書爲界實不便議噶爾丹策凌如果遵

旨定界卽應自克木克木齊克上阿爾泰山梁哈布他克拜他克兩處居中之烏蘭烏蘇羅布諾爾噶斯口爲界空置呼孫托回哈拉巴爾祿克等處於摺中繕寫明白以爲後日左券鄂爾哲鄂羅什虎言我噶爾丹策凌以爲不逾阿爾泰山梁卽與寫界字相同大人以爲摺中必寫疆界字方妥俟回去告知噶爾丹策凌再噶爾丹策凌聞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欲往西藏致送布彥不知大人以爲

何如臣等言
皇上慈仁崇信黃教果完此事無少瑕疵汝等奏
准時必特派大臣官員照應前往哈柳等俱喜悅
稱是十二日噶爾丹策凌遣烏勒木濟博霍爾岱
至臣等帳內言將大人等昨日之語告知噶爾丹
策凌據言與大人等親如一家因送奏摺與大人
看大人言未寫以阿爾泰山梁為界必令添寫界
字吾意不逾阿爾泰山梁即係為界豈必欲抑勒
添界字乎如因此一字動兵即聽動兵界字必不
可添臣等言以阿爾泰山梁為界之議非始自今

日今汝等所念奏摺但言不逾阿爾泰山梁並無界字今爾等既言不逾即係為界則添此界字何妨我等因欲於事有益故議以添界字為妥豈屬抑勒也況與合吉相商何以作為抑勒至言及動兵更屬無涉且又誰畏懼動兵烏勒木濟言我噶爾丹策凌原恐抑勒今大人等既未抑勒即不須再說十四日烏勒木濟引 臣等至噶爾丹策凌處噶爾丹策凌言今日餞行請大人等一飯明後日再議事可乎 臣等答以可噶爾丹策凌問青海過瓏過莽二寺久經廢毀聞已重修此言真否 臣等

告知過壠過莽早已重修照前安喇嘛居住噶爾丹策凌問我因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欲奏請遣人前往致送布彥不知此時卽同哈柳去或應俟哈柳回來再去臣等言台吉此事如果有成所有差人前往西藏自應先行奏請俟降
旨允准再令人去爲是噶爾丹策凌言我遣人往西藏去經由巴里坤布龍吉爾至西寧在彼貿易購買送布彥應用之物并換疲乏駝馬再由叉巴前往西藏方與我所遣之人有益臣等言事完後
聖上准汝所奏自然特派大臣官員沿途照料應

走某路自有
明旨指示噶爾丹策凌言哈柳到京後班禪額爾
德尼朗畢爾漢已出世未出世求大人等具奏諭
知哈柳以便致送布彥是日噶爾丹策凌與臣等
飲食甚見親密十五日烏勒木濟引臣等又至噶
爾丹策凌處就座畢噶爾丹策凌問大人等昨日
看我奏摺否臣等答以曾經看過得知事體光景
便於回去具奏噶爾丹策凌言我原不願定界至
今亦不願定界各執各地反生違碍今
大皇帝之旨必欲定界我意尼會特游牧兵丁卡

倫俱不逾阿爾泰山梁自托爾霍布顏圖自爾齊爾南則博爾齊昂吉爾昭烏薩克嶺至噶克察沙拉北則孫多爾庫奎托爾多回庫奎哈爾奇拉至哈拉巴爾祿克爲界喀爾喀不逾查布堪博爾濟等處所有卡倫不必移動惟托爾霍布顏圖二卡去城甚近恐日久漸次添兵屯田求將托爾霍布顏圖兩卡倫一直安設引 臣 等與伊坐一處令鄂爾哲鄂羅什虎將奏摺讀過大概與在 臣 等帳內所念奏稿相同 臣 等言台吉此奏業已定矣或另有商議噶爾丹策凌言此奏已定大人有話請商

臣等言
聖上從前所降
諭旨內自克木克木齊克上阿爾泰山梁在索爾
弼嶺哈布他克拜他克兩處居中之烏蘇烏蘭羅
布諾爾噶斯口為界以呼孫托回哈拉巴爾祿克
為閒置之地甚為明晰我等亦詳細告知台吉今
看台吉此奏不獨與
諭旨不符與累日所議迥異何以具奏噶爾丹策
凌言若以阿爾泰山梁為界阿爾泰山陰盡屬
天朝矣斷然不可我從前尚欲奏請以哲爾革西

拉呼會蘇爲界兩處均空置閒地今不議哲爾革
西拉呼會蘇自當酌議應行爲界之山以理而論
我等卡倫既不逾阿爾泰安設
天朝卡倫亦不宜逾查布堪今
大皇帝聖旨既以爲不可移動則照舊沿邊安設
相讓已多可謂遵
大皇帝之旨矣今如以爲當在查布堪爲界汝等
必又言不合理而欲以我阿爾泰山梁爲界豈合
理乎大人等回去將我所言具奏
大皇帝自然洞鑒臣等言

大皇帝聖旨內惟阿爾泰山陽之厄魯特照舊游牧山陰之烏梁海免其遷移合台吉之意餘俱不合汝意否汝不遵

旨商議如此牽引具奏我等有何可議噶爾丹策凌言非是如此

大皇帝之旨原令斟酌合宜指明山名定界並非不令我議但如此措置也我據情奏請是否可行仰邀

大皇帝洞鑒大人等欲阻止我乎若依大人等之言但將爲界山河地名寫明竟送我處鈐印可矣

何得謂之會議乎似此執意必以阿爾泰山梁爲界則使人往來何益明係大國之人逞强致辯臣等言豈有阻止台吉之理台吉屢言我等逞强致辯我等議事多日

諭旨之外不知何語爲逞强也噶爾丹策凌言我正欲相好何出此言大人等未嘗倚强我亦未嘗倚强大人等遵

旨而言甚是譬之今差哈柳前往伊豈得背我言乎從前博碩克圖汗時我逾阿爾泰山梁游牧恐復蹈前轍今斷不過阿爾泰山嶺我豈狗畜食言

乎事至於此極好大人等不必再議我一定奏請
臣等言在此七十餘日遵
旨將教養羣生之意詳細向台吉言之台吉竟不肯從必欲奏請我等在此無事卽當起程噶爾丹策凌言我亦欲請大人等起身卽向鄂爾哲鄂羅什虎巴圖孟克預備駝馬伺候所有臣等抵準噶爾辯論情形謹具奏
聞伏祈
聖鑒